行到水窮處
坐看雲起時

王摩詰的詩與佛家思想

沈隱

中國的山水詩歌自劉宋的謝靈運開其端後，未久便絕響於南北朝靡麗的宮體詩裏；大約經過了三百年的沉淪，到了王維時代，才又大放異彩。

王維字摩詰，生於西元七〇一至七六一年之間，這個時期，正是大唐帝國由盛而衰的轉捩點，人民於飽經安史之亂（西元七五五—七六三），戰爭與飢餓的浩劫，其人生觀念與物質生活上起了極大的變異，文學自然也不能例外。這個時期的詩人，大約可以爲兩派：一是杜甫（子美）的寫實主義派，把詩人親眼所見的民生疾苦、社會黑暗，用沉痛而熱情的筆調表現在詩歌裏面；另一派是李白的浪漫主義派，他們的詩裏充滿了醇酒的氣息，令人陶醉，它是代表著頹廢的人生色彩。但是在這兩派之外，尚有一位卓然獨立的山水詩人，便是王維了。王維的詩的妙處，東坡居士（蘇軾，字子瞻）說它是「詩中有畫」，我想這個說法是很中肯的，不過我認爲東坡居士的觀點，僅僅是從他詩的表現技巧方面著眼；如果我們把這一方面撇開，單從他的思想內涵來看，則有一個很明顯的事實擺在我們眼前，那便是它那超脫的佛家思想。這種思想是訴之於理性而成之於情感的。少年時代的王維，作品多有豪邁之氣，如觀獵、少年行等作品都是很好的代表。中年以後，閱世既深，對於人生的體認亦更進了一層；他自己說「中歲頗好道」（佛理），舊唐書說他「兄弟俱奉佛，居常疏食，不茹葷血，晚年長齋，不衣文綵。」常一焚香獨立以禪誦爲事」，可見他的禮佛是在中年以後之事。由於他是自現實的世界中主動地覺悟過來，因之他的詩是超逸可愛的，現舉出比較有名的幾首詩來加以體會：

藍田山石門精舍

老僧四五人，道盡蔭松柏。朝梵林未曙，夜禪山更寂。道心及牧童，世事問樵客。（節錄）

積雨輞川莊作

積雨空林煙火遲，蒸藜炊粟餉東菑。漠漠水田飛白鷺，陰陰夏木囀黃鸝。山中習靜觀朝槿，松下清齋折露葵。野老與人爭席罷，海鷗何事更相疑。

秋夜獨坐

獨坐悲双鬢，空堂欲二更。山中雨果落，燈下草蟲鳴。白髮終難變，黃金不可成。欲知除老病，唯有學無生。

過香積寺

不知香積寺，數里入雲峯。古

木無人徑，深山何處鐘？泉聲咽危石，日色冷青松。薄暮空潭曲，安禪制毒龍。

歸嵩山作

晴川帶長薄，車馬去閑閑。流水如有意，暮禽相與還。荒城臨古渡，落日滿秋山。迢遞嵩高下，歸來且閉關。

終南別業

中歲頗好道，晚家南山陲。興來每獨往，勝事空自知。行到水窮處，坐看雲起時。偶然值林叟，談笑無還期。

在這六首中，第一二首描他自己吃齋禮佛的生活，「朝梵」的時候，林中還未有曙光；「夜禪」的時候，却到更深夜靜了——這種信仰是何等的虔誠；在山中面對朝槿習靜，採折虈葵以爲清齋，這種生活又是何等的清淨；三四兩首全盤地托出他的思想底細；黯土固不可成金，白髮當更蓬鬆，生老病死，也只有修習佛法才可以證得「無生」——也就是不生不滅的「涅槃」境界。因此，他並不是一個宿命論者，而是一個主張自一切痛苦中自我解脫的人。他認爲要解除種種痛苦，又必須去其人欲之私的「毒龍」（涅槃經云：「但我住處，有一毒龍，其性兇暴，恐相危害。」），他的方法是安禪（靜坐），這正是一種至難的修持功夫；最後兩首，所表現的一種超脫的境界，我名之曰：「最高境界」。「晴川帶長薄，車馬去閑閑」，「行到水窮處，坐看雲起時」，悠然自得，無一字沾及塵俗。

綜觀王維的詩，由少年豪壯之氣，到老去悲秋之情，都融化於佛家思想之中，如非有徹底的覺悟，曷能臻此？王國維（靜安）評南唐後主李煜（重光）的詞云：「後主儼然有基督、釋迦擔負人類罪惡之意」。其實，基督固不足以擔負人類罪惡，釋迦也不能保全一個人的口心意純然無過，而貴在人類的自覺。（佛是一盞明燈，可引導人類走向至善之域。）所謂「說食不飽」，所謂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」，就是這層意思。筆者過去也曾聽過各種宗教的道理解說，也曾看過各類宗教的書籍，但是那些宗教始終和我「無緣」；信仰，畢竟是不能勉強的，而完全有賴於一個人的覺悟和選擇。

佛家思想的特質，在於解沾去縛以求明心見性！能够明心見性的人，他的人生一定是超脫的，以超脫的心情應之，則是一片祥和，一片天眞，生死苦樂，了不滯於胸中，這就是六自在的精神，當下卽是彼岸，何須他處求佛？

本來詩是屬於文學的領域，但文學的神髓，與宗教的情懷是息息相通的，王維的詩，表面上是自得自樂的境界，但讀起來，似是暮鼓晨鐘，把我們自萬丈紅塵的大夢中喚醒，從而在迷惘中找回自己，如僅僅把它當純文學看，未免是不善讀詩的了。（完）